

QIMINGXING AIQING SIGESHANGXI

李复威等编选

启明星

艾青诗歌赏析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启明星

李复威等 编选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艾青诗歌赏析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启明星: 艾青诗歌赏析/李复威等编选. -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8. 12

ISBN 7-5043-3198-8

I. 启… II. 李… III. 诗歌-鉴赏-中国-现代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28069 号

启明星——艾青诗歌赏析

编 选:	李复威 等
责任编辑:	冯 章 张仙飞
装帧设计:	郭运娟
责任校对:	陈丹桦
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电 话:	66093580 66093583 68013204
社 址:	北京复外大街 2 号 (邮政编码 100866)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省涿州市先鋒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32
字 数:	92(千)字
印 张:	4.75
版 次: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5000 册
书 号:	ISBN 7-5043-3198-8/I·446
定 价:	6.5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忧郁的激情

(代序)

艾青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诗人。当他唱着归来的歌勃发第二次诗歌青春时，他已是一位年近七十的老人。一般说来，古稀之年是写散文的年纪，像艾青这样以七十高龄仍写出数量众多的著名诗篇的诗人，的确很少艾青这样的诗人在中国诗坛上几乎是惟一的，正如他那独特的诗歌情绪。

艾青的诗总是涌动着—股潜流地火般的激情，这一点足以使他与同代诗人区分开来。他不如郭沫若的汹涌澎湃，也没有闻一多的严谨细密；他不如徐志摩的热情浪漫，也没有戴望舒的抑郁绵长，他的诗绪从头至尾都闪烁着理性的光辉。他的激情的流淌是有序的、有节制的、绵绵不绝的，并且时时刻刻缠绕着抹不去的忧郁。艾青自己回忆道，他从小在一个叫做大叶荷的乳母怀里长大，这位贫苦的农妇“把自己的女孩溺死，专来哺育我。我觉得自

己的生命，是从另外一个孩子那里抢夺来的，一直总是十分愧疚和痛苦。这也使我很早就感染了农民的忧郁，成了个人道主义者。”（骆寒超：《艾青论》）以后当他徘徊于巴黎街头，过着半流浪式的生活，置身于淫荡、疯狂、怪异、陌生的资本主义文明中，咀嚼异国游子的内心孤寂时，与表现大都会个人失落、追念乡村古老的宁静的西方现代象征派、印象派诗歌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个人境遇、气质与西方文学思潮的共同作用，给艾青诗歌烙上了忧郁的漂泊的情愫。可以说，艾青的激情是覆盖着太多忧郁的激情，也正是这样，他的激情才具有了穿透时空的永恒魅力。

潜在的绘画思维给艾青的诗歌抹上了另一层奇丽的色彩。毫不夸张地说，艾青的每一首诗几乎都是一幅画，或是油画或是水粉画。他对色彩与构图的超乎其他诗人的敏感，为他的诗增添了绘画美。《牝牛》、《小蓝花》等是一种恬静柔和的美，《手推车》、《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是一种沉重沧凉的美，《红色磨坊》则是一种凌厉奇谲的美。浸润在每一首诗中的光、影、色，不仅仅是对感觉、印象的简单记录，更是一种暗示、象征，既具有自然形态的美，又积淀着社会、历史、哲学、心理……的深刻意蕴，在形式与内容、色彩与主题之间存在着一种对应的

关系，这种对应关系渗透着艾青的个性，成为艾青的光与色。灰黄与金红是艾青的两种基本色调，表现着他所拥抱的世界的两个侧面。灰、紫、黄的色调与暗淡的光，使苦难的现实更见沉凝，通红、金黄、浅黄、浅蓝的色调，或强烈、或温柔、明洁的光，无法不让你联想起光明与生活的美好。艾青诗歌的绘画美，显示了西方印象主义绘画与西方象征主义诗歌及中国古典诗歌的共同美学原则。艾青站立于西方印象主义绘画之上，一手挽西方象征主义诗歌，一手挽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终于使自己成为中国现当代诗歌史上的独一个。

岁月是无情的砂轮不停地打磨着每一个人。艾青的忧郁的激情经过时间的沉淀，在归来之后别具一种睿智的韵致。生活将他身边的每件事物凝炼为一个个哲理的具象，于是，艾青的诗歌在忧郁的激情之上，多了一种哲理性的睿智。他的阅历、他的生活洞察力以及他的学识修养形成了他晚期诗歌浓郁的哲理意味。从《鱼化石》、《礁石》上站立起来的诗人，以一种蓦然回首的心态品味人生百味，由此，沧桑与悲怆以一种顿悟的姿态立于艾青的诗作中。他冷静地剖析生活百态，然而冷静并不意味着无情，艾青的冷静是一种爱极之后的深沉和无语。事实上，冷静背后深藏的正是诗人一如既往的地火

般的激情。

“土地”与“太阳”是最能概括艾青诗歌特色的两个概念。与诗人血脉相连的土地是他一生一世都无法割舍的眷恋。“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真实而朴素的诗句因为来自诗人的内心深处而具有久远的艺术震撼力。艾青对土地的关注是与他祖国、民族、人民的深沉的爱分不开的。诗人说过：“这个无限广阔的国家 and 无限丰富的农村生活——无论旧的还是新的——都要求着在新诗上有它的重要篇幅。”（艾青《献给乡村的诗·序》）艾青饱含深情地注视着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民，对于与中国土地合二为一的普通农民的命运的关心，始终是他诗作的一个重要方面。

“太阳”意象表现了诗人灵魂的另一面；对于光明，理想，美好生活热烈的不息的追求。诗人几十年如一日地热情讴歌着：太阳、光明、春天、黎明、生命和火焰。这是艾青诗作的“永恒主题”。从《太阳》、《向太阳》、《黎明的通知》、《火把》到《光的赞歌》，艾青仿佛是又一位夸父，至死不渝地追寻着太阳、光明和理想。

“土地”和“太阳”同时又为我们注释了艾青的情感组成，源于土地的深沉和来自于太阳的热烈构筑了艾青的诗绪，诗人对土地、民族、人民、生活

的爱才会深沉博大得令人感动、感叹。正是因为艾青对于每一寸土地，对于每一个生命的珍惜和爱护，他的诗作才会直接表现我们每个人必须面对的生存问题，也正因如此，艾青的诗才会愈久弥鲜，具有永恒的魅力。

编者

1997年6月

忧郁的激情（代序） / 1

芦笛

——纪念故诗人阿波里

内尔 / 1

我的季候 / 7

雨的街 / 13

小黑手 / 18

煤的对话

——A—Y.R. / 22

太阳 / 26

浪 / 30

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 35

手推车 / 43

秋晨 / 47

我爱这土地 / 51

冬日的林子 / 55

水牛 / 59

牝牛 / 63

目
录

农夫	/	66
鞍鞢店	/	71
黎明的通知	/	77
一个黑人姑娘在歌唱	/	84
“自由”		
——在美元上有一个字叫“自由”	/	89
礁石	/	94
在智利的纸烟盒上	/	98
小蓝花	/	102
启明星	/	106
鱼化石	/	110
镜子	/	115
盆景	/	119
回声	/	124
山核桃	/	127
关于爱情	/	130
红色磨坊	/	135
交河故城遗址	/	139

芦 笛

——纪念故诗人阿波里内尔



J'avais un mirliton que je n'aurais pas échangé
contre un bâton de maréchal de France.

——G. Apollinaire^①

我从你彩色的欧罗巴
带回了一支芦笛，
同着它，
我曾在大西洋边
象在自己家里般走着，
如今
你的诗集“Alcool”^② 是在上海的巡捕房里，
我是“犯了罪”的，

① 当年我有一支芦笛，
拿法国大元帅的节杖我也不换。

——阿波里内尔

② Alcool, 法文：酒。

在这里
芦笛也是禁物。
我想起那支芦笛啊，
它是我对于欧罗巴的最真挚的回忆，
阿波里内尔君，
你不仅是波兰人
因为你
在我的眼里，
真是一节流传在蒙马特的故事，
那冗长的，
 惑人的，
由玛格丽特震颤的褪了脂粉的唇边
吐出的堇色的故事。
谁不应该朝向那
白里安和俾士麦的版图
吐上轻蔑的唾液呢——
那在眼角里充溢着贪婪，
卑污的盗贼的欧罗巴！
但是，
我耽爱着你的欧罗巴啊，
波特莱尔和兰布的欧罗巴。
在那里，
我曾饿着肚子
把芦笛自矜的吹，

人们嘲笑我的姿态，
因为那是我的姿态呀！
人们听不惯我的歌，
因为那是我的歌呀！
滚吧
你们这些曾唱了《马赛曲》，
而现在正在淫污着那
光荣的胜利的东西！
今天，
我是在巴士底狱里，
不，不是那巴黎的巴士底狱。
芦笛并不在我的身边，
铁镣也比我的歌声更响，
但我要发誓——对于芦笛，
为了它是在痛苦的被辱着，
我将象一七八九年似的
向灼肉的火焰里伸进我的手去！
在它出来的日子，
将吹送出
对于凌辱过它的世界的
毁灭的咒诅的歌。
而且我要将它高高地举起，

以悲壮的 Hymne^①

把它送给海，
送给海的波，
粗野的嘶着的
海的波啊！

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八日

① 法语：颂歌。

阿拉丁问精灵：“什么是你最大的愿望？”精灵回答：“自由。”被拘禁在神灯中的精灵尽管有无穷魔力，却没有自由，只能听命于一个又一个的主人。自由使生命灿烂而美丽，为争取自由的生命也因此而壮丽辉煌。

一位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怀着五色斑斓的梦想投入异域炫丽的彩色中。他的眼睛里满是惊奇，满是热望，满是憧憬，那片诞生了阿波里内尔（1880～1918，法国诗人，主张“革新”诗歌。主要作品有《酒精集》、《加利格朗姆》）的土地、那片拥有波特莱尔和兰波的土地，是那样的多彩多姿。蒙马特高地上至今仍屹立着的自由女神、巴士底狱中汹涌而澎湃的自由之声，如何能不叫年轻人热血沸腾？阿波里内尔紧握手中那支自由吟唱的芦笛，法国大元帅的节杖也无法让他放弃纵情歌唱。年轻人情不自禁地汇入了阿波里内尔的吟唱中，但他遭受到了异域不理解的冷漠和嘲笑。于是，年轻人回家了，带着那只来自彩色欧罗巴的芦笛。

回到了黑土地自己的家乡，年轻人要想自由歌

唱是何等的艰难：芦笛——“Alcool”沦陷在上海的巡捕房，年轻的诗人被关进了中国的巴士底狱。

然而，铁镣锁不住年轻人歌唱的豪情，更何况他的芦笛正在“痛苦地被辱着”！自由、高贵而纯洁的自由之魂，如何能忍受这肮脏世界对它的诅咒和凌辱？吹响自由之声的芦笛啊，又岂能被肮脏恶毒的火焰毁灭？年轻人庄严宣誓：“为了它是在痛苦地被辱着，/我将向一七八九年似的/向灼肉的火焰里伸进我的手去。”向往自由的灵魂高高捧起吹奏自由之声的芦笛，让它投入大海的怀抱。在海中，芦笛再也不用担心那些肮脏的手和恶毒的火焰，它终于可以自由歌唱了。“芦笛自由了，我呢？我的同胞呢？”年轻人眼含愤怒，怒火射向无垠的天海深处。

“海的波啊，你可否让我的阿波里内尔听到我为他的歌唱呢？”

我的季候^①



今天已不能再坐在
公园的长椅上，看鸽群
环步于石像的周围了。
惟有雨滴
做了这里的散步者；
偶尔听见从静寂里喧起的
它的步伐之单调而悠长的声响，
真有不可却的抑郁
袭进你少年的心头啊。
沿着无尽长的人行道，
街树枝头零落的点滴
飘散在你裸露的颈上；
伸手去触围着公园的
铁的栏栅，象执着

① 此诗作于上海监狱中，原载 1937 年 5 月 10 日《新诗》月刊二卷二期。